参加杭州佛教清华培训班

刚晓

缘 起

佛教僧团的现实，从总体上来说，确实是不如人意的，这无庸讳言。而且，佛教僧众，尤其是各寺庙的执事，确实很忙，看起来他们比政府里的工作人员忙得多了。整日里为大众服务，应酬放电，自我的提升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灵隐寺从2011年开始，每年都给执事们进行充电式培训，让执事们全脱产培训一段时间。第一年是在杭州（余杭陆羽山庄）培训的，因为就在杭州，所以寺庙里一有啥事，一个电话就把相关人员重新叫回寺庙了，这样就影响执事们培训，于是随后这几年都是把培训地放在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，北大、清华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，都是教育的圣地，还是很有感觉的。培训的规模，现在也是逐渐扩大，先是把这培训扩展到了杭州市属各寺院，今年更是扩展到了杭州的各区县，让各区县佛教协会负责人也参加培训。

前段时间某一天，我忽然听说杭州市佛协今年的培训已经过去了，我还以为是真的，到灵隐寺见到光泉法师就说了为啥今年的培训没有通知佛学院，他说是因为我培训不积极，没有参加过，于是今年到时间我自己就过来了。

简单的经过

十一月三十号的时候，隆增就给我打电话，说灵隐寺各位师父是一号早上六点钟就动身，我说既然是八点半的火车，为啥要这么早？他说因为人多，总是有人会拖拉不能准时的，所以得提前。这个呢，确实是古人说的，“宁带一营兵，不带一寺僧”，出家人确实这点儿极其不好，我很有体会，在佛学院我们是这样处理的：说八点出发，就八点出发，一定准时，谁没八点到，那就你自己打车子了，这车费是你自己出的。若你见车子走了就不去了，那么我们随后是会处理的，比如说灵隐寺的水陆法会，我就不报你的名字等。这法子是普铭法师教的。

隆增法师让我不要随灵隐寺师父，自己到火车东站，和大家会合。

十二月一号早上，做完早课我就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，拿了几件洗换的衣服立刻动身，这就七点了，用了五十多分钟到东站。我去取车票时，取不出来，于是打电话问隆增，他说票已经在他手里了，他在北口等我，东站那么大，我在南边儿，绕到北口挺远的，我就拿身份证先进候车室了。

G32次车，八点半发车，下午一点二十到北京南站。一下车，北京雾霾实在太大了，不过好象在半路上，山东、河北交界那一段儿比北京更加啥也看不见。到紫光国际交流中心安排住下后，我先把每天的功课——读一卷经读完。

十二月二号上午八点半，时间表上是八点半开始，结果实际上是八点五十左右方才开始。可能是投影没有准备好吧，实在等不及投影，五十也就开始了，先是光泉法师作了一个开班动员，而后杭州市宗教局唐明壮副局长作了个讲话，给大家了鼓励，也提了要求。随后就开始正式上课。上课的时候投影倒是准备好了。

第一次上课是廖可斌教授。廖可斌教授本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常务副院长，杭州佛学院举办第三届吴越佛教研讨会的时候，因为那次会议是我们和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共同承办的，韩国研究所隶属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，所以当时他给讲话的（当时人文学院的院长是金庸先生，实际上是廖教授主事）。现在廖教授是北京大学的教授。

廖教授的所讲，是《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》，廖教授从上古开始讲，夏、商、周，一直讲到隋唐，最后也没有讲完。说实在的，他所讲的内容，对我们阅读佛教文献，比如说僧传资料，中间提到的官员称谓，这是有帮助作用的。而且廖教授说了夏、商、周根本是同时并存的，不过是先夏作主导了、夏主当了头儿；商作了主导、商主当了头儿；周作了主导、周主当了头儿而已，这个让我一下子想到当时见到古代文献时的那些疑惑好象释然了。

还有，甲骨文是当时神圣的，这也很新鲜。我现在在学写毛笔字，就照着写甲骨文、金文，所以对甲骨文的说法很留心。

下午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冯海发局长讲解《十三五规划建议》。说实在的，对于政治文件啥的，我从来就没有留意过，来北京培训之前，刚参加了杭州市委统战部给我们组织的在杭州社会主义学院培训，在那里也讲了经济形势，但那里讲的是杭州、浙江的情况。

十三五规划，挺长的文件，用几句话就讲清楚了要点：十三五的主要任务是发展；具体怎么发展？五大理念——创新发展、协调发展、绿色发展、开放发展、共享发展；五大发展理念中，创新发展是核心。

关于创新我倒有个想法，其实坚持就是创新，不见得一定是玩新花样。前几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不折腾，中央政策绝对是有连续性的，不是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，现在的社会变化多快了～～做一件事儿，要是半年才能做成，就会想谁知道半年后会是啥样儿的情况（3号吴中海教授举的例子）。变化如此迅捷，正需要我们坚持，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大轴。

三号上午是北大软件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吴忠海教授讲《大数据科学概述》，他给我们讲了大数据的知识，不过有点儿太学院了、太严谨了，科学家才需要那么严谨的，我们更适应的是大数据理念、互联网思维等等。吴教授给我们讲到雾霾其实很早就有，只不过现在人们把它给量化了，这就引起人们的关注，以前只是天气预报中的“有大雾”一句话而已，现在倒成了媒体关注的对象，他还讲到地震预报，其实背后的引起人心恐慌，影响社会稳定才更可怕。这说法极其有理。

下午是北大国家竞争力研究院院长郭云涛教授讲《国家竞争力提升》，郭教授是一位和蔼可敬的先生。他提到了国家竞争力的要素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制度、国防军事等等。其中说到制度，他对什么是好的制度的说法让人觉得很是亲切：能调动人的积极性、能使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。他还提到国民的共同认同体，这个说实在的极其重要，虽然这个认同体其实是头脑中构建出来的而已，但大家都认同了，这才能行。

四号上午由范一民居士讲《一带一路战略》，“一带一路”这个词，这几年听得实在是多，但它到底是在说什么，还真说不清楚。范居士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一带一路：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经中亚、西亚直到欧洲这一带，这是中国的陆路通道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，则是中国的海上通道。还介绍了为什么要有一带一路战略呢？中国的发展，引起了美国等的不安，美国就主导做出了TTIP、TPP，实际上是要把中国给排除在世界格局之外。中国是咋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了，亚投行是一个，高铁技术的成熟是一个等等。

范居士还讲到了不少小知识，比如说当时罗马帝国在中国古文献中叫大秦，现在土耳其那儿都是，这是西亚，东边儿有我们的秦帝国，原来当时的秦帝国是有世界性影响的。大秦和秦中间地段，是我们上合组织着力经营的地方、是我们一带一路战略努力经营的地方。

下午宗性法师过来讲“汉传佛教寺院型态及其教育功能”，这是很好的一堂课，我拟把这个给记录整理出来。

五号上午是四观书院王一副院长讲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》，其中有几个很有意思的说法：

一，《易经》是中国文化的树根，主干是儒、释、道三家，历史是中国文化的经脉，中医是中国文化的树皮。其他诸子是中国文化的树枝，而其花果叶则是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、茶道等等。把中国文化比成这样的一棵参天大树好玩儿的。

二，商朝时的人是崇拜神的，神掌握着人的吉凶祸福，所以我们要讨好神，于是祭祀它、贿赂它，就送上牛羊等牲畜，后来行贿的礼物越来越高档，于是就送人了，就把人当成祭品。到周朝时，《左传》中有“黄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（这句是《左传》引《尚书》的），还有“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，依人而行”，“祸福无门，惟人所召”（这句话后来被《太上感应篇》化用），这话重新定位了人与天、人与神、人与命运的关系，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，就把神给挂起来了，这就到了人本主义，所以把人当成祭品的“人牲”制度自然就废除了。人成了主体，那么礼乐制度自然就有了基础。西周时周公才制周礼。虽然东周时礼乐崩坏了，但礼乐的影响仍然是深远的。

三，我们从哪里来？生物意义上的演化，中国人敬祖宗。文化意义上的尊师重道、注重师承。

四，我是谁？也就是我们的存在方式是啥？这演化成了人生意义的实现。成为榜样。人本主义出来之后，神把挂了，只能在人中找，人就努力成为大家的榜样。孔子、诸葛亮、关羽、岳飞等，这些人虽然现实中间都很难说成功，但道德成了榜样。诸葛亮的世间功业比不上曹操，但他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；关羽，他的义薄云天，岳飞的精忠报国等。

五，我们到哪里去？这是归宿问题。现实是有限的，必须得超越，哲学可以超越（儒家三不朽），文学艺术可以超越（小说人物可以做到现实人做不了的事儿，象孙悟空可以上天入地），宗教可以超越（道教可以成仙）。

下午是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刘威讲的《多角度看佛教现状》。他讲了三个层次，第一是当代佛教的盛景，以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和第八次中国佛教讲经交流会为例，介绍了当下的佛教情况。他介绍中提到了一个宁乡大佛，99米的千手观音像，我竟然不知道。

第二，刘威秘书长分析了现在佛教面临的深层次问题：汉传佛教主要是被商业化；南传佛教当前主要是空寺、外僧入寺问题。以前老说南传佛教近一万出家人，今天刘秘书长说现在只二千，南传有1525座寺庙，已经有一半寺庙没有出家人了，泰国、缅甸有出家人过来住，有人已经在中国滞留了十年；藏传佛教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到内地传播。

第三，秘书长从佛教自身如何健康发展以及社会应该如何认识佛教、善待佛教两个方面谈了他的看法。

六号上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倪建民先生讲《经略海洋与中国民族伟大复兴》，他讲了三点儿：一、什么是海洋。海洋是生命摇篮，是资源宝库，是交通命脉。二、为什么要经略海洋。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需要，国家发展的需要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。三、咋经略海洋。把握形势，确定目标，选好切入点。倪先生展开来讲，很有趣味。

下午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曾志教授讲《新媒介赋权：时空、想象与救赎》，她讲的角度很是令人开眼界。

体会

这次培训结束了，我有一点儿体会：

一、不能与社会脱节。

我这里主要是说社会主流、政治思潮。比如说一带一路，我先前竟然根本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指的是哪儿，只知道沿丝绸之路，而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从洛阳、西安出发往西，沿河西走廊，越葱岭……事实上现在说的一带一路范围比这大多了。还有“十三五规划”，也是先前一点儿也不知道的。

二、真的要注意，任何一位老师的所讲，都有值得我们吸取的地方。

我这个人，按心理学用语，叫“场独立”，不管做什么，一般都是单干，其实也知道该和大家交流，有些问题经常是因为自己钻入了尖而弯的角里而已，说不定一交流就突破了。知道这个理儿，但实在落实不了。这一次廖可斌教授说到夏、商、周三代其实是同时的，根本不象后来的朝代——宋灭了才有明、明亡了才有清。三代是部落联盟，秦后大一统是集权政治，其实是不同的性质。这说法让我一下解开了不少以前的疑惑。

建议

还有一个小建议：

一、学者讲课严谨有余而活泼不足，学究味有些浓了，中间讲抽象的概念、理论，这些对出家人来说，不用。

二、上课的老师要尽可能联系早些，让他们准备充分，有些老师幻灯片是去年的（从他们放出来的日期上能看出来）。

三、个别老师在讲的时候，论据是不准确的，比如说西太后挪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，这是史学界都知道的事实，是梁启超编造的故事而已。清宫档案现在是公开的，这根本不是事实。

最后，感谢灵隐寺、市佛教协会，组织这次培训活动。感谢给我们授课的各位老师。

 2015/12/8